

東北文藝叢書

戰鬥中的友誼

(中篇小說)

韶 華 著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目 錄

一、小游擊隊員·····	一
二、戰鬥中的友誼·····	一九
三、保衛我們的好日子·····	四
四、創紀錄的故事·····	五
五、兒女們自己的事·····	三
六、回到礦山去·····	六

小游擊隊員

一 能够揸得動槍嗎？

『你幾歲啦？』

『十四歲啦！』

『叫什麼名字？』

『韓同禹！』

『爸爸媽媽都有嗎？』

『都有！』

『他們在什麼地方？』

『在大田的監獄裡！』

『沒有別的親人了嗎？』

『沒有！』

『那麼，誰叫你來參加游擊隊的呢？』

『我自己！』

『當游擊隊不害怕美國鬼子和李承晚匪軍嗎？』

『不害怕，來了就是想打他們的！』

老分隊長尹朝福坐在一段倒木上，打量着站在對面的孩子；他不過三尺半高，蓬亂的頭髮，遮蓋着兩隻天真的放光的眼睛。穿了一件髒得發灰了的白褂子，兩隻手習慣地插在肥大的破制服褲的口袋裡。老分隊長摸着鬍子，斟酌着，思考着，又懷疑地問：

『能够擋得動槍嗎？』

韓同禹扭了扭身子不以爲然地說：

『怎麼擋不動？在碼頭上，我可以扛五六十斤的包裹哪！』

老分隊長又沉思了一會說：

『本來我們不想收留你，可是有什麼辦法呢？上級把你介紹了來，你也已經沒家可歸了！只是不要聽見槍響尿了褲子就行！我看，跑不動路我這樣的老頭子還得擋着你哪！』

韓同禹也不答話，仍然文質彬彬地兩隻手插在制服褲的口袋裡。老分隊長又沉思了一會，像是想起一件傷心事似的說：

「我原來也有個兒子呢！要活著的話，跟你一般大；只是生了病沒有錢治，死了！」

韓同禹仍然不答話。老分隊長站起來，搓磨了一下手說：

「輪在那塊石頭上睡會兒覺吧！不定什麼時候又要出發呢！」

韓同禹聽話地輪在附近的一塊平板石頭上。這時，他才覺得疲勞萬分，從大田跑到這塊山地，有二百多里地，他走了兩天兩夜，一躺下，就呼呼嚕嚕地睡着了。

太陽已經下山了，霧氣在山谷中纏迴着，草木開始潮潤起來。老分隊長在孩子跟前站了一會兒，把一件還是去年的破大氅搭到他的肚子上，便同別的隊員談事情去了。

二 槍要從敵人手裡得來！

半夜的時候，露水潤濕了韓同禹肚子上的大氅。老分隊長使勁地推着他：

「起來，起來，起來呀，出發啦！」

韓同禹坐起來揉了一陣子眼睛，糊里糊塗地說了一句：「幹什麼哪？人家正睡得香……」便又要倒頭睡去，但出發的隊伍已經不能等他了。老分隊長把他拖起來，牽着他的手，爬過了兩座高山，蹣過了一條小河，走到新的目的地的時候，韓同禹才從半睡眠的狀態中清醒過來。老分隊長教訓着他說：

「你這樣子能够行嗎，當游擊隊最重要的是機靈！無論睡多麼熟，一招呼你，應該像火燒了那樣，又不是在家裡……」

韓同禹說：

「我記住了！」

另一個大個子外號叫「大洋馬」的隊員過來取笑他說：

「這麼矮，胎毛還沒有掉呢，當游擊隊！來，比一比，看看有這支槍高沒有？」大個子把槍往他跟前一豎，準星正好到他頂門上。大個子補充一句說：「太小了，真像一個「小猴」！」

別的同志都哈哈笑了。

韓同禹也不在意大夥兒的取笑，向隊長要求道：

「可是我還沒有槍呀！沒有槍怎麼打仗呢？」

老分隊長無可奈何地說：

「我們都是一個人一支，把誰的槍給你呢？我們游擊隊有一條規矩：槍要從敵人手裡得來！我們每個人的槍都是自己從敵人手裡奪來的，過兩天打起仗來，跟敵人要吧！」

韓同禹心裡很不高興，但也沒有辦法。他記住了：槍要從敵人手裡得來！

三 一支美國衝鋒式

那一天，游擊隊把一小股李承晚匪軍包圍在一個山溝中。游擊隊俯在山頭上向下射擊。韓同禹空着手，直挺挺地站在山頭上向下瞭望，子彈像蝗蟲一樣，從他耳朵旁邊『嘶嘶』地飛過去。老分隊長一面打槍一面幾次地扯着他的衣角，叫他爬下隱蔽，但是他仍然站在那裡，他看見溝下面一個一個黑色的槍口，眼氣的不知道怎樣奪取一支。

隨着一陣激烈的手榴彈聲，山溝中充滿了火藥的烟霧。

『衝啊！』同志們喊叫着。韓同禹從山頭上跑了下來。他在烟霧中撿了一塊石頭，轉在敵人身後，對準一個匪軍的腦袋擲了過去。那個匪軍仰面朝天倒下去了。他跳過去使勁去奪匪軍手裡那支槍，但那個滿臉血污的匪軍把他抱了起來。在他們兩個翻滾的時候，老分隊長一槍結果了那個匪軍，一支槍便落到韓同禹的手中了。那是一支美國衝鋒式。

游擊隊收拾了勝利品之後，很快就轉移了。隊伍休息在一片山坡上的密林中，他把那支衝鋒式豎在自己身前，準星恰恰達到他的胸脯，老分隊長告訴他衝鋒式如何放法，他興高采烈了：

『同志們！來！比一比，看誰的槍好！』

大個子拍着自己的『三八』大蓋笑着說：

『小猴！好槍應該叫大人指，來！咱們兩個換一換！』

韓同禹向他作了一個鬼臉：

『咱們老分隊長說：槍要從敵人手裡奪來！你怎麼不奪一支衝鋒式呢？大洋馬！』韓同禹第一次這樣和他開玩笑。

同志們哈哈大笑，連老分隊長也摸着鬍子得意的笑了。另一個隊員說：

『小猴，你可不敢得罪咱的「大洋馬」，你惹他生了氣，一蹄子把你踩成肉泥了！』

四 偵 察

『記住了沒有？』老分隊長交代完了任務後向韓同禹說。

韓同禹說：

『記住了！』

老分隊長說：

『記住你說一遍看！』

『敵人有多少，美國鬼子有多少，李承晚匪軍有多少，都有些什麼武器，敵人在哪裡修了工事，從什麼地方好進攻，比如壕溝呀，樹行呀……』

韓同禹背誦了一遍，老分隊長拍了一下他的腦袋：

『好樣的！出發吧！』

韓同禹把那支衝鋒式交給老分隊長，特別囑咐『不要給我弄丟了，』老分隊長笑了一下說：

『胡謔，怎麼能丟了！』他蹦蹦跳跳着跑下山坡，便消失在了一條羊腸小道中了。

韓同禹跑了二十來里地，悄悄地摸索着走進了那個大村子。村中有幾座房子燃燒着大火，那是美國鬼子和李承晚匪軍放的。村口有幾個李承晚匪軍在放哨。許多老百姓都逃跑了。

街上散亂的放着大砲：一門、兩門、三門……他心裡數着，一共是八門。他走到村子中間一個大院落的門口兒，有兩個匪軍在那裡站崗，他走到他們跟前，要求着：

『長官！行行好吧，我好幾天沒有吃飯了！』眼睛一而偷偷地向院落裡張望着，一些美國鬼子在裡邊殺雞、宰牛，大約有二百來人吧，風吹着雞毛和牛毛。兩個站崗的匪軍向他罵道：

『滾！滾！狗子，這裡那有吃的東西給你！』

他仍然要求着：

『長官！肚裡餓的難受，無論什麼吃的，行行好……』他使勁地擠出幾滴淚水，用手擦着，向院子裡張望：院子裡還放着七八門小砲，十幾挺機關槍。那些美國鬼子，嗷叫着，互相推擁打鬧着，一個匪軍軍官在屈膝打躬的招待他們。這時那兩個匪軍用槍托搗他的屁股了：

「還不快滾，等一會兒把你抓起來，一顆子彈就送你回「老家」去了！」
他一面被趕開，一面向院子裡最後瞅了幾眼，院裡的房子，院牆記得清楚。便向旁邊走開了。
村子裡邊的街道，村子外面的地形，村子兩頭的臨時修起來的幾個機槍陣地，他牢牢地記在心裡，便沿着大路，大模大樣的向外走了。

當韓同禹剛剛走出村子的時候，從那大院子裡走出來一個匪軍軍官，問那兩個站崗的道：

「剛才那個孩子是幹什麼的？」

兩個站崗的站得筆直回答：

「報告隊長，討飯吃的！」

那軍官憤怒了：

「混蛋！什麼討飯的，鬼鬼祟祟的向院子裡望什麼？」

「報告隊長，我們沒有看見他望什麼，就把他攆跑了！」

「他討飯都走了幾個門口？」

「報告隊長，就看見他在這門口囉嗦了一會兒……」

「真是豬狗樣的東西，去！把他捉回來！」

兩個匪軍領了幾腳的償賜，向着韓同禹追過來了。

五 說着蹺脚朝鮮話的老頭子

韓同禹走出村子半里開外的時候，聽見後面有人叫他，他回頭一看，兩個李承晚匪軍蹣來了。他急忙跳下大路旁邊的一條小溝，撒開腿就跑，後面的槍聲已經響了。

他只覺得自己的兩條腿生得太短，他順着那條溝跑進附近一個小屯子裡的時候，兩個匪軍已經進了屯子向他射擊了。他繞過一所院子，想往屯子後面跑，但屯子後面是一片廣闊的收割了的稻田，連個影身的地方也沒有。他趕忙折回頭來，又繞了幾座房子，鑽進一所不大的院子裡。一個老頭子正在院子裡打稻子。他不顧三七二十一說：

「伯伯！快一點把我藏起來，李匪軍……」他來不及把話說完，用手向外一指，就鑽進房子裡去了。那老頭子向外面一探頭，兩個持着槍的李承晚匪軍正氣勢兇兇地向這裡跑。他一切都明白了，急忙跑回屋子裡，他的老伴正給跑進來的孩子脫衣裳，讓他光出溜地鑽進炕上的被窩裡。老頭子剛剛把孩子的衣裳塞進灶坑裡的時候。兩個匪軍已經踢開了門進來了：

「老頭子，剛才那個小傢伙藏哪去了？快把他獻出來……」

老頭子說：

「你問那個孩子嗎？有，有，一進來，就急急忙忙地從這裡鑽過去了。我也不知道他是幹什麼

的……」老頭子指着一塊籬笆牆，牆上一個豬拱破的洞子，從這個洞子，可以通向西面另一個人家。

一個匪軍指着炕上厲色地問：

「炕上躺着的是誰？」

老太太擦眼抹淚地說：

「長官！不要吓着他吧，老倆口就這一個孩子，快要病死了！」

另一個匪軍拉了那個匪軍一把，就走出房門，鑽過那個豬拱的洞子，到西院去了。

韓同禹在炕上蒙着被躺着，連頭也不敢露。他只聽見那老頭子說着一口蹩腳的朝鮮話，他睡的炕也和普通朝鮮人家的不同，是平地砌起來的對面炕。但這是什麼人家呢？肯出來冒着生命的危險掩護他。他只有蒙着頭躺着，一口大氣都不敢喘。

兩個匪軍走後，老頭子出去了一會兒，回來猛可地揭開他的被子：

「快穿！」

老頭子扔給他一身衣服，他急急忙忙地穿在身上。老頭子把他拉出門外，拐了兩個彎子，指給他一條小溝：

「快跑！」

韓同禹便撒腿跑起來，他摸着胸前的細布帶子攥成的紐扣，覺得他穿的不是平常朝鮮人的衣

服……

兩個李承晚匪軍又回來找的時候，炕上病着的孩子已經沒有了。他們用槍對準老頭子：

『老傢伙，放走了游擊隊的暗探！走，你替他去受刑吧！』

老頭子便從容地在他們的槍口前面走了。老太太也不求情，只是坐在炕上擦眼淚。

六 活捉美國鬼子

子彈拖着紅色的尾巴，像蝗蟲一樣嘶嘶地飛着。照明彈放着刺眼的光。砲彈撕裂着夜間的空氣。韓同禹緊跟在老分隊長後面，匍匐前進，不時向前面投擲着手榴彈。

敵人起初在村子外面抵抗，在街道中抵抗，後來便被游擊隊壓縮到那座大院落中了。美國鬼子和李承晚匪軍在裡邊，像被打傷的狼一樣嗥叫着。

韓同禹按照白天偵察的記憶，和老分隊長向院子東北角那個牆壁的缺口前進着，缺口有兩架機關槍向他們吐着火舌。

爬到這個缺口的附近，老分隊長投了兩個手榴彈，喊了一聲『衝啊！』韓同禹便在老分隊長前面跑了過去，他們的分隊也緊緊跟在後頭。這時院子的其他方面也同時衝了進來。韓同禹跨過缺口，敵人從一所房子的窗戶裡向他射擊，他向着窗子射了一梭衝鋒式子彈，便踢開了屋門衝進房裡

了。

他跳進房中，背靠在牆上，又掃了一梭衝鋒式子彈，喊叫了幾聲『繳槍』，屋裡毫無動靜。他想：也許敵人都被打死了？他劃着了一根洋火，屋內連個人影也沒有。敵人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他忽然發現朝後面的窗戶開着。他從窗戶裡跳出去，却不小心在黑暗中踩在一個人的屁股上。那個人嚎叫了一聲，前半截身子從地下退出來，跪着向他舉起了手。原來房子後面是一個小地窖。六、七個美國鬼子爭相鑽了進去，最後一個因為裡邊地方小，鑽不進去，外面還露着屁股。

七個美國鬼子完全舉着手鑽出來了，槍支扔了一地。他多麼恨這些美國鬼子啊！他們蹂躪了朝鮮的土地，殺戮了朝鮮的人民，焚燒了朝鮮的房子。他們支持着李承晚匪軍。至今他的媽媽爸爸還囚在監牢中。

老分隊長和他們分隊的同志也過來了，驅着這群美國鬼子，他們都舉着雙手，顫顫抖抖地，向院子裡集中。

在村子東頭，匪軍臨時設立的一個拘留所裡，韓同禹找到了救過他的那個老頭，並且帶他去見老分隊長，老分隊長認出他是一個中國人，並且向他致謝。他對老分隊長說：

『不要說客氣話了，我在朝鮮居住了三十年，這幾乎像我的第二個祖國一樣，做什麼不都是應該的！你們別就攔了，趕快前進吧！』

七 燒 倉 庫

老分隊長在大隊部領了命令，回到分隊，佈置了『大洋馬』代替他執行職務之後說：

『願意報奮勇跟我一塊去的站出來！』

除了大個子因為代替他執行分隊長的職務以外，一個個雄糾糾氣昂昂的站在他的面前，不約而同地說：

『我去！』

他深切地了解這些長久和他在一起戰鬥的隊員，每一個人都勇敢無畏，每一個人都能很好地幫他完成這一重要的任務。他一個個地打量着他們站在那裡的姿態，最後眼光落在排尾的韓同禹身上，他摸了一下韓同禹的腦袋，笑着說：

『還是「小猴」跟我去吧！』

於是『小猴』走了出來。他們把槍支子彈交卸給同志們，兩人口袋裡只裝了幾個手榴彈，老分隊長扛起一個不大的汽油筒，便同韓同禹出發了。

老分隊長扛着的汽油筒不時替換着肩膀，也同時替換的拉着韓同禹的手。他覺得像早先扯着自己兒子上城一樣，可是這一次是同自己的小隊員去焚燒敵人的一個倉庫。

約摸在半夜的時分，老分隊長停下了，他拍拍韓同禹的腦袋，讓他和自己一起俯下身。前面是黑乎乎的一座大倉庫，倉房外面圍繞着鐵刺網。三里地以外便是縣城，那裡有星星點點的電燈的光亮。根據白天的偵察，這倉庫有一個班的李承晚匪軍看守。倉庫裡有上萬套的從美國運來的裝備李承晚匪軍的軍衣，大批的大米和白麵。

他們悄悄地向前爬去，倉庫一步一步地接近着。忽然韓同禹說道：

『哨兵！』

老分隊長用手掩了一下他的嘴，告訴他『小聲點！』

那個哨兵來回地游動着，皮鞋的釘子碰着地皮『卡卡』地響。哨兵附近的那座小房子裡傳出來『呼呼嚕嚕』地鼾聲。

他們悄悄地摸到那哨兵後面，老分隊長猛地招住了那哨兵的脖子。韓同禹用一條手巾塞住了他的嘴，用哨兵自己的褲腰帶把兩隻手背綁起來。老分隊長割斷了通向城裡的電話綫，他們便提着汽油筒急步奔向了倉庫。

約摸有吃一碗熱飯的功夫，倉庫裡吐出來巨大的火舌，老分隊長和韓同禹汗流滿面的從鐵刺網下面爬了出來。在不遠的地方他們停下了，他們興奮地看着倉庫的燃燒。

『咕兒……咕兒……』忽然那房子裡響起緊急的哨子聲音，接着——

「倉庫起火了！倉庫起火了！救火啊！救火啊！」一陣喊叫，腳步聲也亂七八糟地響起來。熊熊的火光中，映出七八個奔向倉庫的黑色的人影。

「敵人救火了！」韓同禹向老分隊長說。

「敵人救火了！」老分隊長向韓同禹說。

兩個人着急地像熱鍋上的螞蟥一般，恨不能把一個個的敵人扯到一邊去，但是怎麼辦呢？眼看任務不能完成了！

「我去！不能讓敵人救滅！我去！」韓同禹站了起來。

「不要！白送死啊！不要！」老分隊長拉着他的袖子。

韓同禹往前跑的猛，老分隊長往後拉的緊；韓同禹兩隻手往後一伸光着膀子跑過去了，老分隊長手中落下一件空衣裳！

韓同禹飛快地跑到慌張救火的敵人後面大聲喊道：

「壞蛋們！你們救火吧！我在裡邊放上了炸彈！」

幾個匪軍驚慌失色地爬了下來，但幾支槍口也同時對準了韓同禹：

「小崽子！舉起手來！」

韓同禹從容地從兩個褲袋中舉起了手，但是他手中招着兩顆手榴彈：